

目所未曾睹： 水竹居主人（張麗俊）的電力體驗

Electrical Experience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from “The Diary of Chang Li-Jun”

李金賢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Lee, Chin-Hsien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1888年是臺灣正式進入電力世界的官方年代。清國的劉銘傳引進直流電發電機、電燈用以照明，雖照亮了臺北城的一角，但這時期的電力多運用於官署及軍事使用，即便到了日本時代初期總督府製藥所產生的電力，也多供應少數的官舍所用，並未雨露均霑用於民生。臺灣民生用電的開始，可要從1905年新店龜山發電所竣工商轉，供應臺北市三市街的民生用電算起，臺灣才開始逐漸受到電力現代化的影響，改變了後來的生活。

在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始終將電氣化作為一項現代化、文明的象徵，因此也是重要的施政目標，而燈火通明華燈初上的景象，成為總督府政績宣傳的手法之一，且會刻意邀請臺灣士紳參觀、展示文明，有些參觀者會將其現代化的體驗記錄下來並且報導^①，有的則會在日記中記載這些體驗以及感想，這些感受則會在其過世後的日記出土解讀、研究而揭露^②。

有別於官方報導的大歷史角度、統治者觀點從上而下地推動現代化的建設，透過日記呈現則可以對個人主觀的經驗紀錄，更顯現微觀性和客觀性的平民觀點，推敲、理解被統治的臺灣人面對現代化的感受。本文即以日本時代臺中豐原的地方士紳張麗俊於1906年至1937年間所著的《水竹居主人日記》為例，呈現當時電力進入他的生活中，如電燈、電扇、電光，以及參觀發電所的遊歷經驗，探討傳統士紳對於電力引進之反應，以及作為地方基層公職在被電力所影響中扮演的角色。^③

好奇的水竹居主人

張麗俊(1868-1941)，晚號水竹居主人。生於葫蘆墩(今豐原)，是位未受過新式教育的清文人，其智識與思想多為舊時代養成，為典型的傳統士紳。當1895年臺灣進入日本時代，張麗俊以祖產租金作為生活之資，且在時代中擔任保正、經營葫蘆墩興產信用組合等近代事業及地方基層公職，以及投入葫蘆墩慈濟宮^④的公益事務。也因為參與這些公與私、新與舊的工作，讓他在時代巨變中，以舊時代文人的背景面對現代化的進程時，理解新事物的有趣與重要性，無論觀賞新科技或是參與現代化建設，多以擴大眼界的心情面對，甚至在日記中常道：「目所未曾睹」。又因其為傳統讀書人之形象與特質，且勤於參加詩社，故也常寫詩詠物，除表心境外，亦對新鮮事物感到驚奇。

由於張麗俊喜歡旅遊、對新事物的好奇心特強，且經常以詩抒發遊後感的性格及書寫方式，使得我們可以在張麗俊留下來的日記中，藉由他的視角體驗日本時代電力這項能源進入尋常百姓的生活時，非官方的感受與眼界；無論是電火的燦爛、電柱的籌設，甚而遊歷發電所的歎為觀止，在他的日記中歷歷在目。除了是張麗俊的現代化體驗外，也可以說是當時代的人們「目所未曾睹」的生活經驗或是集體記憶。

葫蘆墩來電

由於張麗俊具有保正身份，也因此有機會藉由參與地方公部門事務，在臺灣近代化過程中扮演溝通的角色，甚而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下來。關於葫蘆墩的來電，從張麗俊1911年6月23日的日記中，便開始有對於電力世界的憧憬：「葫蘆墩自市區改正後，各店舖之更築漸見增加，頗形壯麗，近聞又欲購點電燈數百，以便夜行，兼有牛車、貨車、輕便車，運載有種種之利便，名雖野市，況似都會，但生意仍平平無奇焉。」然而直至1913年12月3日，才於保甲聯合所的臨時會議中議論葫蘆墩街要募集點燈之事；翌年2月3日葫蘆墩方亮起燈火：「在街中則見電燈照耀，蓋自客歲臘月除夕電火開通至今夜，予始目觀其狀，墩街之漸次繁昌，此可謂特要者」，並且在數日後舉行電燈開通儀式。

- ① 如1900年被邀請至總督府參與「揚文會」的彰化士紳吳德功，在其詩文集《臺灣遊記》中，記載了他當時行程中受邀至製糖所所見所聞，以及發電機運轉發電的景象，使他印象深刻。
- ② 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張麗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記》、黃旺成或是呂赫若的日記等，這些早期受過新、舊教育的文人、士紳等，在其日記中多有記載關於電力進入生活後的驚嘆到日常，是為理解早期官方以外立場的族群，與新科技、近代化的互動及其感受。
- ③ 林蘭芳〈傳統士紳與新科技的對話——豐原張麗俊的近代化體驗(1906-1936)〉，從張麗俊的日記中有關近代化的體驗，討論其受到新科技衝擊時的好奇與接受；本文則以近代化中電力能源介入張麗俊的生活為範疇，以日記中最常見及較有趣的遊記和詩賦為核心，窺探張麗俊的電力時代樣貌。
- ④ 慈濟宮為葫蘆墩之媽祖廟。張麗俊為該廟之修繕委員會總理，因此多頻繁參與民間信仰的相關活動及其網絡，進而在日記中記錄關於廟會結壇等活動已被近代化新科技影響。



1

日本時代豐原士紳張麗俊，其所著《水竹居主人日記》是理解日本時代臺灣基層公職與地方建設的第一手資料
(圖片來源：CC BY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12938203>)

在張麗俊的日記中，對於葫蘆墩的電燈開通儀式描繪地非常仔細，包含民間的臺灣人、日本人，出錢出力到參與電燈開通儀式，都顯現出日本官方對於電力普及的重視，以及葫蘆墩地區民眾對於燈火的期待。1914年2月13日晚上的日記即記載點燈儀式的會前會：「在俱樂部支廳長、區長、墩街保正並日本人共二拾餘人，會議電火開通式募集公費寄附金，本島人按捐金百五十円，內地人按捐金百円。又是日，宴會會議定百名以上，本島人五十名，內地人五十名，每名要出會費金壹円。」

幾天後的2月21日為葫蘆墩街電火開通祝賀會，張麗俊於傍晚至會場，其筆下描繪著在地人的雀躍心境：「原夫葫蘆墩之創設點電火也，自開墩街以來未曾有之盛況。去年冬十二月，各舖號募集開始，約千有餘數，故今日祝賀開通式，內地人捐金八拾餘円，本島人捐金百五拾円。」而通電點燈儀式中，更以盛大的慶典方式迎接葫蘆墩的來電：「演梨園三枱，內地女優一座，藝妓、酌婦侑酒，直燕飲至七時餘方散。到街中，則見臨時加點電燈門、電燈柱等，照耀如同月夜，處處紅男綠女接踵挨肩，可謂盛鬧矣」^⑤，表達了在地臺灣民間對於通電的歡迎。

事實上，由於張麗俊長年參與慈濟宮的事務，在他的日記中，電力世界記載最多的當數電燈，尤其是電燈被作為廟會結壇的儀式及慶典之用，顯示出新科技影響照明的方式改變之外，亦作為華麗的消費與裝飾之用^⑥。如1915年6月1日製麻會社雇人至慈濟宮酬神，除梨園及掌中戲外，更留意於迎神賽會中電燈作為裝飾的新功能：「又最新見者，錦枱前掛一臨時電燈，大如月光，耀賽過於月焉。」又如1917年12月4日，張麗俊前去墩仔腳（今后里）清醮，也留意電燈作為廟會的時代性：「結彩壇四座，戲臺五座，分保鬪麗，俱點臨時電燈十分熱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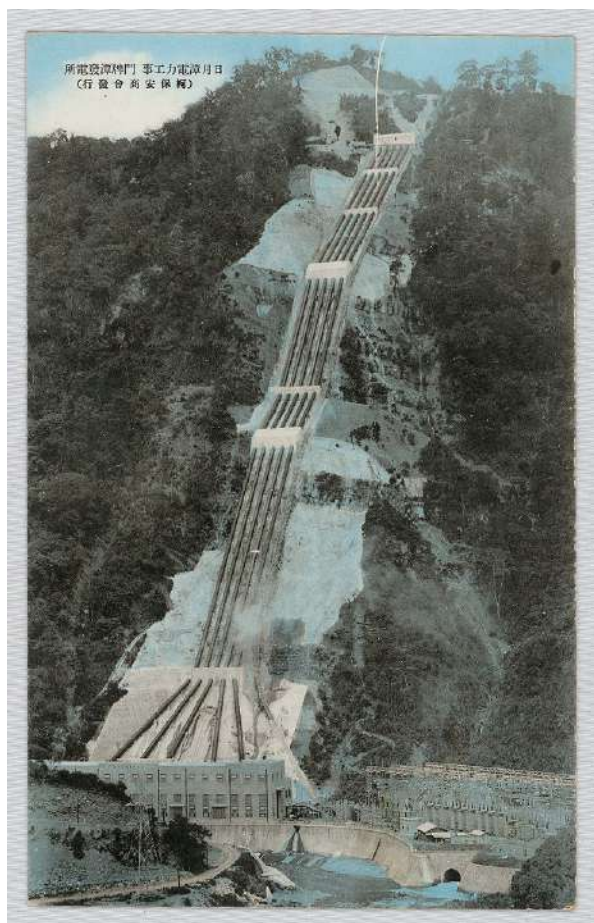
然而除了以電燈裝飾廟會結壇之外，張麗俊的妻子何燕於1932年過世，張麗俊便以電燈裝飾喪壇，透過華麗的文明，呈現盛大的葬禮以表對妻子的重視：「截門外道士廖進亮等亦令人參觀，然此皆常見無奇。目所未見者，喪壇之廣大、電火之輝煌，故四方男婦老幼來觀，接踵挨肩，雖我母喪演一朝東啟，未有如何氏之鬧熱。何也，蓋當年之喪壇未有如今日之文明也。」^⑦由此見，對於張麗俊而言，又或是當時的臺灣人而言，電燈的使用，也許尚未普遍進入尋常家中，但對於信仰的公領域部分，則以絢爛、文明、新穎的視野，試圖增添華麗之感。

「遊玩」日月潭發電所

自1911年后里庄水力發電所商轉後，電力設施開始進入豐原地區的生活，張麗俊也對於這樣產生電力能源的場域有著極高的興趣，並且實地「遊玩」各發電所^⑧，甚至有時還會以詩詠之，暢遊發電所成為張麗俊生活中的重要歷程，也是其日記中記錄近代化的重要風景。

1934年7月，日月潭水力發電廠的商轉，是日治臺灣的重要事件，對國家而言，是經濟、民生、政治的力量展現；在張麗俊眼中，新建設的橫空出世，也是他筆下紀錄的遊玩地。1933年9月23日他搭火車前往宜蘭旅行，於遊園會場中看見一幅日月潭的全景圖，便召喚了他對於日月潭水力發電廠的想像與期待：「今觀此圖，我雖未嘗身親其地，觀其寔跡，聞人言，則身親其地者亦不能知其梗概也。觀此圖，自姊妹原引濁水入淨水池，穿隧道過沈澱池，又穿隧道到東埔，又穿隧道至過坑，又穿隧道抵木屐欄，又穿隧道透司馬按，出日月潭矣，經六高山隧道至於潭前之製水門，發電所工事又將何如也，此電工事為東洋第一宜乎，其久且大矣。」透過這些想像，張麗俊對於這項鉅大的工程已然有基本的認識，甚至連其運作原理都略有所知，更是期待。

1934年11月，全島組合產業大會在臺中舉辦，張麗俊和豐原組合的人員前往日月潭遊覽，且以遊玩發電所作為旅行終點：「坐輕便車出門牌潭遊玩發電所，但鐵道由上而下，車不少停，瞬息間抵五城，又少頃到門牌潭發電所，由團體監督者率入遊玩一番。其建築之宏壯、機關之雄偉目所未見，又惡知其巧妙哉，蓋此發電之水引濁水溪之水入姊妹原淨水池，穿五大山嶽隧道，水出日月潭為積水池，又對潭底穿八、九里隧道出門牌山頂，埋五大鐵管，水由千尺瀉下，沖動機關飛轉，故發電之強可為全島之用，亦因水力之大所致也。」^⑨除描繪水力發電廠引水發電、水位落差之雄偉外，也鉅細靡遺地述說發電之原理，並且對於現代化工程的讚嘆。而在他遊興返家之後，亦於日記中記錄日月潭水力發電所的興設與島內農村工業化的連結與影響^⑩，十足受到現代化工程的影響，並且嚮往與推崇之。



2

日月潭門牌潭發電所明信片。門牌潭發電所為日本時期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完工的水利發電設施，後改名為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即今日大觀第一發電廠。如張麗俊詩中所述：「對潭底穿八、九里隧道出門牌山頂，埋五大鐵管，水由千尺瀉下，沖動機關飛轉，故發電之強可為全島之用，亦因水力之大所致也。」（圖片來源：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藏）

詩詠電力

即使比起同時期的臺灣人，張麗俊為時常接觸新科技的文明體驗者，但1895年臺灣進入日本統治時期他已27歲；換句話說，其學養基礎在清治時期已確立，即便改朝換代受到異文化統治，基本上他仍保有傳統讀書人之特質，寫詩論事，為典型傳統士紳之型態。而寫詩詠物則為他面對新科技時，留下最浪漫的註腳。

1914年葫蘆墩電燈開通之際，張麗俊除了參與地方電火募集、電火開通祝賀會的籌備外，當日亦著詩一首〈祝葫蘆墩街電火開通〉^⑪慶賀：

世界神工出，葫蘆電火通，流星垂路曲，皓月滿街同。
不怕風吹黑，何須燭吐紅，黃昏光達旦，長是水晶宮。

在張麗俊的筆下，葫蘆墩市街路燈的初設、電火點起、繁星點點的景致，也訴說著蠟燭等舊時代的日常逐漸被取代的趨勢。又作〈電火〉^⑫一詩，表達出電燈能夠將黑夜轉換成白天般，又或亮比月光的驚嘆，以及電燈通電發亮的原理：

黑夜能教白晝同，人工巧更奪天工，
微明氣管分兄弟，遠近傳繩別母公。
月下觀光光賽月，風前散影影當風，
五行相剋翻相濟，一點紅開萬點紅。

對照張麗俊在日記中的紀錄，無論是葫蘆墩的來電，或是迎神廟會結壇的燈光絢爛，在他的筆下，新科技介入生活，從目所未曾睹、驚嘆到發現新科技將取代舊事物的個人感受，無不在他的詩詠及日記中流露。

⑤ 《水竹居主人日記》，1914年2月21日。

⑥ 事實上，在張麗俊日記中關於廟會結壇點燈之事所載甚多，如1915年6月1日、1924年6月1日、1924年11月4日、1926年12月8日等多有記載，說明張麗俊因為擔任慈濟宮總理，並因不排斥新事物，而對於信仰、廟會、結壇燈火有著深刻的注意與描繪。

⑦ 《水竹居主人日記》，1932年12月20日。

⑧ 如《水竹居主人日記》，1911年11月7日載：「……坐六時餘列車到后里庄驛下車，遊玩電火局。」1914年8月10日載：「近四時由大板橋回玩大湊仔之發電所，其神工亦難以思議者。」1921年12月10日載：「步行到社寮角遊玩新創之電火局，並對電火圳岸直行到土牛。」

⑨ 《水竹居主人日記》，1934年11月14日。

⑩ 《水竹居主人日記》，1934年12月6日。

⑪ 《水竹居主人日記》，1914年2月21日。

⑫ 《水竹居主人日記》，1919年2月19日。

作為好新奇的新科技接受者，電扇這類的生活物品，也教張麗俊有感而著，而下筆〈詠電扇〉：

受盡炎威迫太空，教人何處覓東風。持來片葉團圓轉，滿座涼生一氣通。

事實上，在日本時代能夠擁有電扇的主要客群，還是以經濟條件較無匱乏的上層菁英為主。1918年以前，電扇用戶較少，主要為官吏、富商、醫生等階級，直到1919年後才漸擴張至地方士紳的生活中。從張麗俊記載有〈詠電扇〉詩句的日記可以得知，電扇已經進入他的生活日常之中，且可能剛成為新用戶不久，保有新鮮之感而著詩詠之。

另外1934年，在他遊歷日月潭賦歸之後，對於參觀日月潭發電所仍有著驚嘆心情，並於日記中留下〈日月潭發電所〉¹³的嘆詠詩句：

經營電力振瀛東，日月潭盈落水雄，建築安全開地利，機關巧妙奪天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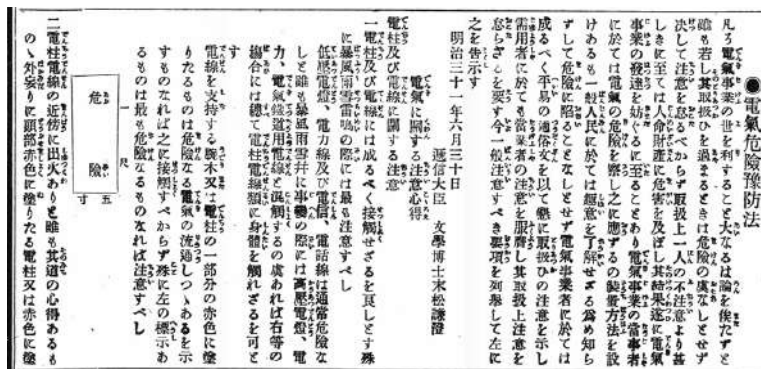
依誰一見三分白，冀得千秋萬點紅，特喜流光全島遍，街莊州市盡交通。

表述了對於1930年代臺灣島上的重大工程，除了「目所未見」外，也結合了他的生活經驗，充分體會到日月潭水力發電建設帶來的便利，甚至在日記以及詩句中顯露他對於水力發電基本原理的認識。



3

國立臺灣博物館〈島·電生活—臺灣電力的時代樣貌特展〉電與生活單元一景；電扇這項家電，早期在日本時代是較有身分地位的人才有機會使用，並直到日後才漸有普及



4

電氣危險豫(預)防法。《臺灣日日新報》，第64號(1898年7月20日1版)

用電安全

除了葫蘆墩電火開通一系列的紀錄、日月潭水力發電所的遊記，以及對於廟會結壇燈火的使用有清晰的印象外，正因張麗俊對於新科技的好新奇，也留下了不少遊歷各地時對於電力進入臺灣生活日常的紀錄與驚喜。此外，因他有著基層公職的身分，除了在電火開通的招募外，也在他的日記中留下對於新科技的不認識，而有如用電安全宣導的紀錄。

如1911年8月他至保甲聯合會議所參加會議，日記中便載：「現新設電火線二條十分危險，不論何物，若依著二條，遂時發電，人物俱立斃，各宜通知人民。」¹⁴同年11月亦是保正例會中提到：「小兒放風箏有電火線之關害。」¹⁵當然，用電環境會因電力輸送受自然環境中的雷鳴、風災等牽連而被影響；1934年8月他前往組合與人聊天，也聊到製麻會社的電源受到雷鳴之影響：「製麻會社之電頭，被大昨日之雷震電燒損云。」¹⁶1934年3月由於半夜有雷風迅雨，因而停電：「午前二時烈風迅雷大雨交作，近三時，予在夢中被驚醒，聽漏滴之聲，起視，電火俱息。」¹⁷

事實上，日治初期《臺灣日日新報》上就不時出現官方宣導用電安全的報導，如〈電氣危險豫（預）防法〉¹⁸提到：在暴風雨、下雪、雷鳴時刻，電線桿、電線具危險性，電線桿附近可能會著火。而室內的部分，為防止漏電，電線必須用布妥善包裹。民眾要注意電線是否有損傷，若有就要立刻修補；室內電線應避免接觸金屬，不可用濕潤的手碰觸電燈。〈電氣危險豫（預）防法〉提到由於奴婢、僕人常觸碰電線、電燈，身為主人也有必要教導其用電知識。這樣的報導，也與張麗俊日記中的時代互為印證。

結語：從目所未曾睹到日常

作為一個跨越新舊時代的傳統士紳，張麗俊既為舊時代的知識份子，又是新時代的地方基層公職，政治上、智識上、心理上的衝擊與適應，可見一斑，這不只是對張麗俊而言，而是那個時代的縮影。然而張麗俊對於新科技的接受，以及在臺灣近代化歷程中對文明的接受度，卻與他的家世、喜好交陪、經常旅遊有關，也因此才能透過他的日記留下那個時代基層民眾的視野。

從林蘭芳的〈傳統士紳與新科技的對話——豐原張麗俊的近代化體驗（1906-1936）〉、呂紹理〈老眼驚看新世界：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生活節奏與休閒娛樂〉等文章以及本文可以理解，我們可以發現在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裡，張麗俊是個對新科技新事物無所抗拒的知識份子，也許從日記的分析和解讀可以略探他內心的世界。他面對新科技時，往往顯現出驚奇、誇張、目所未曾睹的一種興奮感，然而在新科技逐漸推廣而普及，日記中的書寫漸少，也表示這些科技對他而言已不復新穎。事實上，同時期如賴和、楊肇嘉等同屬新時代的舊文人，新科技帶來的文明介入了生活，他們的觀感多是正面的、肯定的。

電力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看似習以為常，我們卻往往只能透過官方的報導來了解這項新能源、新科技初來乍到臺灣時的樣貌，是一種由上而下的認識。而近年來透過日記的出土與報導，我們可以逆向理解早期電力進入私領域生活中的驚奇與運用，如何進而改變了生活方式。當然，那個時候受到新科技影響的臺灣人，張麗俊僅是其中之一，且大多全然地接受新科技帶來的生活驚喜與便利，正面肯定殖民者所帶來的「文明」，幾乎未能看到這些新科技所帶來的暗黑面向；這不表示所有的人們等同接受，我們僅能在張麗俊的筆下，理解他所感受到的近代化體驗，以及知道在張麗俊身上，舊（傳統士紳）與新（科技）的接觸，是正面的、有趣的、新奇的，而逐漸轉為日常的。

¹³ 《水竹居主人日記》，1934年11月15日。

¹⁴ 《水竹居主人日記》，1911年8月1日。

¹⁵ 《水竹居主人日記》，1911年11月2日。

¹⁶ 《水竹居主人日記》，1934年8月13日。

¹⁷ 《水竹居主人日記》，1934年3月21日。

¹⁸ 《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7月20、21日。

參考資料

- 林蘭芳（2005）。傳統士紳與新科技的對話——豐原張麗俊的近代化體驗（1906-1936）。載於臺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35-368）。
- 呂紹理（2005）。老眼驚看新世界：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生活節奏與休閒娛樂。載於臺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69-400）。
- 林淑慧（2018）。觀景察變：臺灣日治時期日記的旅行敘事。台灣文學學報，32，23-52。
- 陳佳德（2017）。消暑利器：日治時期臺灣的電扇發展（1905-1940）[碩士論文]。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 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2000-2004）。張麗俊著。水竹居主人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43，一至十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日「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